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文部省所轄有
15 374 (1)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番禺陳澧撰

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

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温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温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晩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

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澧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終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已宗旨又須將朱

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淸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淸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敎矣民胥傚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䘏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慴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篇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歐學褚是效歐效褚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正義曰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温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强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尙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劄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

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敎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旣已漸染風流湌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

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子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既言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十七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賾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廓傳後　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宗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　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司戶文仲書　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澧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

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釆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

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舉士劄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澧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即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倣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子衿傳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

嗚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并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亾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敎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竝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瞽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即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弒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也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澧謂

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荅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十三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卷三十一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卷三十六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三十五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

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日知錄甚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魯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毅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荅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澧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删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眞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貪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刪棄之未盡者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風俗通怪神篇云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此與季路問荅同意

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廬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

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絶戸而爲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閒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後洪戳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顏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然此言也正可勸人不學佛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況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絶糧而譏發之禮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都賦云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此朱子誤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卽以爲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予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

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淺拙粗俚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眞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眞皇疏歟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緅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荅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爲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爲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

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愛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即肫懇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澧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傎也力行近乎仁卽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爲仁朱子解克己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由己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近儒多疑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澧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揚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卽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爲難矣）棖也慾

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辯也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卽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卽理也求生卽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顔色朱注好其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愼終追遠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顔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

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曰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荅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者或損其眞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敎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翟晴江云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荅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

貼合四書考異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先生掌敎粵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此條是也又云興滅國謂諸侯繼絶世謂大夫擧逸民謂士尤精確王無功荅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詰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眞可疑安國旣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之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澧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二程遺書卷二十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荅江隱君書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可歎(答王欽之書)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答王直卿書)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二終

東塾讀書記卷三

番禺陳澧撰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荅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

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朱注云乃若發語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

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丘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戴二說雖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卽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實性篇澧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卽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同上澧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蹻耳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劭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璨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璨之甚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

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孟子楊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孟）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辨）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原性）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荅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卽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

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蔕芥（中和論）又云盜跖莊蹻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已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日鈔卷二）澧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

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尙書臯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卽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閒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閒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爲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卽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卽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賴猶嬾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荅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日同而日近澧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日同而日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

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眞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太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百十八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孚書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趙邠卿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

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牿亡之也枉尺直尋牿亡之端壟斷播間牿亡之極也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旣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助長也朱子荅李晦叔書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旣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苟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旣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旣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僞孫疏之說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二十六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兩引晝爾于茅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論詩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素餐兮○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七湯誓曰時日害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湯一征又湯始征書曰徯我后兩引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曰葛伯仇餉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祇載見瞽瞍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最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

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禮者古者棺槨無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犧牲既成云云有布縷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畧同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閒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謂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樟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晳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卽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卽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卽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之證也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大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醇謹而雄直曾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葢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見祭義鄭注檀弓孔疏云子張弟子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葢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葢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朱注云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

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卽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閔損不食汙君之祿則閔子亦由伯夷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膽氣固亙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矣何謂和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卽人心也道義卽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卽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卽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

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灃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學記）灃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湻（後漢書陳寔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有匪皐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汚世是鄉原耳（鄉原之極者馮道也）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尙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入第一章集注）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
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篇）泰伯喜駁

孟子乃幷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眞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塞篇）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有之）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閹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獧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汙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汙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卽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僞孫疏云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此語得之不可以其僞而棄之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閹然鶩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踽踽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華海堂集序）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

狷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狷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狷也其過中失正而
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
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
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策略澧
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卽所
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
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卽狷
也矜狷雙聲矜與鰥通鰥亦作鱞見桃夭詩序釋文狷鱞皆以睘爲聲矜與鰥通故亦與狷通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愚卽原也詐卽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蓋狂狷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
狷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
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
狷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眞狂眞狷其
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
嘐嘐然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說戰國時衰亂
之狀此非憤激之語也蓋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
爲盛撥亂爲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
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
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嗚呼賊民與由於下無學然則
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

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竝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卽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卽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嗚呼敗之者多矣孰爲轉移而整頓之者哉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得已卷十一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曰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獧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瞀儒嚾嚾然遂受而傳之非十二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瞀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序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澧未見順渠文錄據明儒學案錄此澧謂漢唐人且可不論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荅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潛丘劄記卷[illegible]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澧謂公孫丑問不素餐兮亦然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

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闊遠深博非問荅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孟子言孔子猶較萬章尙疑之必不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獎周室策問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曰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泰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獎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孟子果有不獎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孟子七篇皆無可疑惟桃應一章是馬肝也疑是外書誤入七篇內耳

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四書釋地又續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况可苛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

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灃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鬬必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晳死曾元養曾子疏云曾晳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電而雨之降周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

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東塾讀書記卷三終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禺陳澧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愼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傅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周禮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

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傅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 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卷六十五 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 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 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正義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

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紂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澧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文義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澧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錢辛楣周易讀翼攷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治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歷與以歷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灃案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輸五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羼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畧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灃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爲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張臯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鄭荀易義序灃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荅問灃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傅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

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澧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彖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眞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無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即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以爲大瀛是也荀氏爲升降之說遂以淵爲地下則是退也何以云進无咎乎且荀以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升降之說似未確也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已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澧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

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即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即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即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也（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荅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文多不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爲初九而初六爲六二六二爲六三九三爲九四九四爲九五九五爲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爲上九而九二爲初九九三爲九二九四爲九三六五爲六四上六爲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虞氏於无妄爲此說者以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於大畜爲此說者以彖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爲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爲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彖曰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旣濟六二婦喪其髴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髴髮謂鬒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髴詩曰鬒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鬒髮如雲以牽合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玉可謂乾爲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韓注云說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皆學王輔嗣之法也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己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以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

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周易聖斷鮮于侁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澧謂此即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澧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襍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襍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无欲以觀其妙殆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又云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无以爲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元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孔沖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并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沖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敎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沖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翦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

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夲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言注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略例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夲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象說又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

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
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
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象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
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
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澧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
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
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
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
可矣易象說 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
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 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
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 坎體中多說酒食
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上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
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
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上 不知否泰
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
堅固同上 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
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 易畢竟是有象
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
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
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卷六十六○案艮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
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

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豶豕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邅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爲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强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澧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

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爲天爲圜爲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爲廣顙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黃東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卽知爲某卦灃案此當云占得某卦者卽知爲某象灃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爲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爲天震爲雷地之類如坤爲地震爲大塗人之類如乾爲君爲父坤爲母人身之類如巽於人爲寡髮爲廣顙人情之類如坤爲吝嗇震爲決躁人病之類如坎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動物之類如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坤爲子母牛植物之類如乾爲木果震爲旉珍寶之類如乾爲玉爲金器物之類如坤爲布爲釜物形之類如乾爲圜巽爲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爲大赤震爲元黃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爲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爲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革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隨在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强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灃案說易而以明象自

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强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煩瑣或涉支離誕漫澧謂若言象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眞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敎敎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飮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飮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飮食未有不出於水泉者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伊川先生明理黃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周易鄭康成注序）澧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尙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黃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尙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

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十五）澧謂此可見孔子之說易尚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尚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孟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也漢書儒林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荄滋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氏易而不從荄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荄滋矣惠氏最尊虞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爲荄滋猶爲有所依據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

惠氏自爲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又云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賀之譜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澧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趙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荄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又見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趙賓何不改爲得妾以荄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何不改爲荄滋和之乎）謂梁丘賀譜孟喜尤臆度之語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爲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處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大過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惠氏注云士夫謂五士夫可當君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駁凡五必爲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王文簡與焦里堂手札云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此札見焦氏雕菰樓叢書卷首）

張皋文云孟氏爲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易義別錄）澧案兩漢三國說易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爲本而稍增損之至張皋文乃獨取虞注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

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
枕厀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
虞氏而不欲滅層絫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則太過矣且夫子
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欲滅之理乎

東塾讀書記卷五

尙書

番禺陳澧撰

尙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
有舜典已亡則尙可疑也趙雲松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
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
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
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
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
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陔餘叢考卷一）
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卽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
典古史義例不可不知（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
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

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眞舜典已出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澧案王氏所引諸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澧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眚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内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澧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乃臆度之語非如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爲太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

以訓詁代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也經咫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述聞澧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爲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亦不能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虞書題下孔疏引舜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同上澧案如鄭注之說則遏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疑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慎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慎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僞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南齊書目錄序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釐治也工官也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所

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爲要務也治歷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鬬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藹藹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臯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臯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教胄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詩譜序孔疏云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時已用詩矣孔子教小子學詩卽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故曰歌永言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也宮商角徵羽五聲又皆可高可下太高不和太下亦不和故必定某律爲宮某律爲商也如是則樂章之譜成可以八音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肇於虞時者也漢魏以後乃有用舊樂之聲而新製樂章者則按譜塡詞之所由來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甯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間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既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導黑水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爲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志黑水惟益州郡滇池下云有黑水祠蓋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即地理志越嶲郡青蛉僕水也怒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即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迆北會于匯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爲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瀆今已湮變詳見澧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

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灃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

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見孔疏徒爲臆度徒爲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

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灃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春秋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事吉凶先見有不必以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煮貊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日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晉之百姓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範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

講性字而考據尚書眞古訓也澧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卽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澧案周誥佶屈聱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

為土中庶幾各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録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澧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法非復迂儒之業亶足尚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尚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為法存衰敝之文以為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吾欲以此續崔氏之說焉

閻百詩惠定宇攻偽古文搜考實證其偽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為過（惜抱軒九經說卷三）今無庸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偽旅獒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為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顓臾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偽時杜林之桼書古文尚書衞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為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偽者

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衞賈馬鄭不類
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
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尚書
撰異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
序也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
艮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宇之派雖云好古
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
同者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
而論其爲魏晉閒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
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
論尚書補疏序澧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
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閒人之傳則通
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
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
緡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
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
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
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澧案此
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
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
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
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

於臯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澧於讀毛詩卷內辯之）澧案僞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尙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僞古文經傳可廢二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閻百詩惠定宇皆臚舉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澧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醲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
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
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
是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
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
說矣多士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
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衞民
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
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
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
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
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廝養也）
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
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
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
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
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
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
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江云二人己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

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愳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略同惟戰要囚無說王西莊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二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之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巽軒公羊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中伸明鄭說爲長若不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疏中仍引而駁之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人

東塾讀書記卷五終

東塾讀書記卷[illegible]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旣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弒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弒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弒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弒兄臣弒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弒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

王蘭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夫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澧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即位而顛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澧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魯桓公弒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弒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弒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弒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即位其爲桓公弒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弒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弒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弒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惑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澧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云討寫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潁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

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敘）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即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斫書者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隗禧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虢文公諫宣王不藉千畝仲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碏諫衞莊公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冐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冐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

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釋者抑爲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己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顚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爲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

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乎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殿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破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爇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凌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襃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覼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闇

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啟蟄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澧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諂司馬氏而況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為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為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為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為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為例故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澧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

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卽從而書之以爲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灃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憒憒至此卽魯史憒憒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强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灃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竝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歷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卲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

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歷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歷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爲著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釋文序録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禮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録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侅帥師入極八年無侅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

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已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錄引澧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翬帥師傳翬諂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碏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

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為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為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為妻成公以母為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為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据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為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為通濫何注云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為叔術賢者讓國黑弓

賢者子孫宜有地灃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褒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為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為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遂至傷敎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昭二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僖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樂說文半圭曰璋徐疏云釋器無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定八年傳注含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年傳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圭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云皆孝經說文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卲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為學海

也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繭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夲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篇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篇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此不具錄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篇文而徐疏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何注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甯可會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絶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

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與夫讖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爲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性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杯篇何劭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

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獘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澧案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卽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卽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蝝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上謂宣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之類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衞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秋

九月大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城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録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

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國家衰亂政事乖謬則有災異此必然之理儒者陳古以警今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隕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鄧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簒立當誅絶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簒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媵次第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据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簒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

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誣其師此巽軒未考繁露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圍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襃貶遂强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强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

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
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
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
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
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
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
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遂傅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邵公更有穿鑿文義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
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
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
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弒其子
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
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
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
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
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

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强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闔弒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誣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通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獷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爲楚救鄭疏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

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爲以夏五月郊注云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録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澧案上文冬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僨矣何注取此爲說耳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澧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竝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則不取穀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麋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此尤謬

甚益師卒與桓弑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衞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衞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灃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尙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灃案四國伐齊曹衞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衞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衞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澧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止矣今歸含大晚故譏之澧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問疾而齎含玉以行者乎卽齎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云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

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卲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澧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愼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捴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

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顚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

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巽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斂巽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巽軒以爲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卲公不通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鈠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卲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序）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澧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癈疾卽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愼（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

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訴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原父録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録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録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枘者矣又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卽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駮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卽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卽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弒其臣子請謚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

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脫亂僅得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剖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非耶言不可不愼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閒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

勿加也澧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弑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鞌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

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本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為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孔巽軒亦為此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上黃氏之說最為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為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為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為卓識也

東塾讀書記卷